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野叟曝言
第八回 非雨非雲絕勝巫山好夢 畫天畫地恍圖周髀遺經

素臣一面替璇姑拭淚，一面安慰道：「你不必悲傷，我已安心收你。但我是讀書之人，有老母在堂，豈可不告而娶？日間因你學算，投我所好，與你津津講論，到得酒後，滿心還是歡喜著你的聰明好學；以至忘懷，幾誤大事，幸得一時想起，我與你合歡有日，且安心待我回家，稟知太夫人，娶你回去成婚，方是正理。你意下何如？」璇姑道：「相公所見者大，奴非貪歡之輩，敢不遵命。只是驚弓之鳥，心膽已碎，惟恐再有他變耳！」素臣道：「我豈薄倖之人？倘真相負，有如此燭！」璇姑慌道：「相公何必設誓，小奴謹依相公吩咐就是了。」素臣見璇姑婉婉聽從，心甚喜歡，抱住而睡。素臣一覺醒來，卻被璇姑纖纖玉指，在背上畫來畫去，又頻頻作圈，不解何意，問其緣故。璇姑驚醒，亦云：「不知，但是一心憶著算法，夢中尚在畫那弧度，就被相公喚醒了。」素臣道：「可謂好學者矣！如此專心，何愁算學不成？」因在璇姑的腹上，周圍畫一個大圈，說道：「這算周天三百六十度」。指著璇姑的香臍道：「這就算是地了。這臍四週，就是地面。這臍心就是地心。在這地的四圍，量至天的四圍，與在這地心量至天的四圍，分寸不是差了麼？所以算法有這地平差一條，就是差著地心至地面的數兒。昨日正與你講到此處，天就晚了。」璇姑笑道：「天地謂之兩大，原來地在天中，不過這一點子。可見妻子比丈夫小著多哩。」素臣笑道：「若是妾媵，還要更小哩。」璇姑道：「這個自然。但古人說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謂之天行。怎麼相公只說是三百六十度？」素臣道：「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雖喚做天行，其實不是天之行。天行更速，名宗動天，歷家存而不論，所算者，不過經緯而已。這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，也只是經星而度。因經星最高，其差甚微，故即設為天行。古人算天行盈縮，也各不相同，皆有零散，惟邵康節先生止作三百六十度，其法最妥。今之歷家宗之，所謂整駁零之法也。蓋日月五星，行度各各不同，兼有奇零。若把天行再作奇零，便極難算，故把他來作了整數。地恰在天中，大小雖殊，形體則一，故也把來作了三百六十度。天地皆作整文，然後去推那不整的日月五星，則事半功倍矣！」璇姑恍然大悟。素臣戲道：「如今該謝師了！」璇姑也戲道：「奴身自頂至踵，肌體髮膚，皆屬之相公，無可圖報，只求隨時指點。休似昨日將被單緊裹，把徒弟漫在鼓中就是了。」兩人謔笑一會，沉沉睡去。

直到一輪紅日穿透疏櫺，外邊大郎夫婦洗鍋抹灶，打水取火，方才驚醒。璇姑先起，素臣叮囑：「夜間之事，不必與哥嫂說知，省他又生疑慮。」璇姑道：「這樣事怎生說得出口？況也不必提起。」素臣隨後起身，璇姑收拾床鋪，開門出去。大郎已出門買菜，石氏已把早飯煮好，風爐上燉好一罐蓮桂湯兒，遞與璇姑說道：「姑娘，這番是真正恭喜了！」璇姑含羞不答，自拿湯水進房。少頃，大郎回來，向石氏道：「剛才路上好一隻大野雞飛過，離著只有十數步，可惜沒帶彈弓。」素臣接口問道：「劉兄，你會打彈麼？」大郎道：「小人胡亂學打幾彈，不十分准，只好取幾個雀兒頑耍。」素臣道：「彈弓固好，不如用指拈打，更覺便益，兼有力量。」大郎道：「不用彈弓，可知便益，相公若會，乞賜指教。」素臣道：「用指打彈，又不如用掌發弩，戰陣上要算一件驚人的本事，我略知一二，你若學，待我教你。」大郎歡喜道：「這是極好的了。」石氏接說道：「且吃了飯再處，休餓了相公。」大郎沒法，催著石氏，手忙腳亂的弄上菜來，拿飯進房。

素臣用過，正待收拾開去，大郎早已進房，要求素臣教弩。素臣道：「我一時高興，和你說起。但我歸心似箭，今日就要起身。等我來接你妹子的時節，教你便了。」大郎聽說，口定口呆。石氏連忙接口說道：「教弩正有日子哩，倒也不在一時。只是姑娘才得伏侍相公，常言道：『一月不空房。』相公且住滿了月，再說去的話。」素臣決意要行，大郎苦勸，從半月十日，說到且過三朝，素臣尚不肯依。璇姑見留不住素臣，默然不語，只覺得鼻裡辛酸，兩眼中要流出淚來。石氏道：「相公就是想家，也不在這兩三日上。除非姑娘有甚毛病，第二朝便至決撒，若是好好的閨女，怕沒恁般情理！我丈夫說過了三期，是再少不去的了。」素臣無奈，只得允過三朝，斷定十一日清早必行。大郎道：「到十一這日，准送相公。只是方才說的弩箭，要求相公指教。」石氏道：「才吃過飯，你該叫只湖船，跟相公到湖上去遊玩，散散心兒，為什麼只管逼著相公教弩？」素臣道：「我生平最喜以學傳人，你令妹酷好算法，你如今也喜學弩。總是空閒，盡著這兩日，與你們講究便了。」大郎、璇姑俱各大喜，石氏亦不復阻。

素臣取一根稻草，摘了尺寸，令大郎削起幾枝竹箭聽用。一面取過紙筆，畫了許多黃白赤道地平經緯各圖，將那弧度交角之理，指示璇姑。正在講解，大郎已削了三五十枝竹弩，拿進房來。素臣笑道：「為何要這許多？只兩三枝，做個樣子兒罷了。」因取一枝在手，推開房窗，望著對面屋脊一棵蓬蓬鬆鬆的草，說道：「我這一弩，要中那棵草中間粗的梗上，從下數上第三節草節，卻要穿在上面，不要透過去。」說完，把手一覆，那枝竹箭已不歪不邪，橫貫於上。石氏、璇姑齊聲喝采。大郎初聽素臣說著，心裡認是作耍。及至發去，果然中了粗梗上第三草節，卻又真不脫過去，那枝竹箭又似稱過分兩的，不長不短，停停勻勻，橫貫正中，隨著風勢在那裡招招揚揚，把大郎驚得呆了。回轉頭來，看了素臣一眼，翻身便拜道：「相公神弩，真教人服殺也。」素臣慌忙攙起，說道：「此不足為奇，只是指掌停勻，臂力相稱，遠近高低，便能如意。」因取紙畫一酒杯大的圈，圈內濃點一點，有黃豆大小，遞與大郎道：「你拿去糊在壁間，注目而視，總要看到這圈，如月洞一般，可容人進去的模樣，那一點兒像這瓦鉢一般大小。我再教你壓抵神捺的指法、掌法、高低輕重伸縮疾徐的臂法，則發必中的矣！」大郎疑心道：「這點子大圈點，如何得看至月洞瓦鉢大呢？」素臣道：「神之所聚，形隨神運，神既盛足，形亦充周，此理之常，無足怪者！只要專心致志，一慮凝神，自有妙處！」石氏道：「文相公說話，是一毫不錯的。」大郎道：「這又奇了，你如何曉得這種道理起來？」石氏道：「奴家做針指的時節，定睛看那花朵，看得久了，便胖大了許多。想就是這種道理。」素臣笑道：「劉兄休管是與不是，只專心注視便了。」大郎拿著紙圈，自去黏壁注視。石氏自去灶邊收拾，素臣自與璇姑講究曆算。

少頃，聽只見大郎喊道：「相公，不錯，果然這一會子就大了許多了。」素臣笑道：「這是方才大嫂的說話了，是眼花，不是真看得大。你快些閉目凝神一會，然後再看，最要有意無意，勿忘勿助，方有效驗哩。」大郎聽說，果然如法用功，默無一言了。素臣與璇姑講到日月五星，說：「那七政裡面，最難算者，是水星。因其與金星同附太陽而行，實測更難於金星。故成書定本輪半徑為六分之五，均輪半徑為六分之一，亦止得其大概。須以儀器晨夕兩測再測，多方以定之。其餘則竭汝聰明，與成書推證，兼以實測，自無差謬。」璇姑問：「七政去地遠近，何以能灼知無疑？」素臣道：「此從諸曜之掩食得之，人從地仰視，而月能食日，是月近於日也。月食五星，是月近於五星也。五星又互相食，是五星各有遠近也。五星皆食恒星，是恒星最遠也。日為外光，故不能火木土及恒星，而獨隔地影以食月，故食必於望。又宗動天之氣，能挈七政左旋，其行甚速。故近宗動天者，左旋速而右移遲，遠宗動天者，左旋遲而右移速。右移之度，惟恒星最遲，土次之，木次之，火又次之。日金水較速，而月最速。是又以次而近之證也。夫恒星與宗動較，而歲差生；太陽與恒星會，而歲實生；黃道與赤道出入，而節氣生；太陽與太陰循環，而朔望盈虛生；黃道與白道交錯，而薄蝕生；五星與太陽離合，而遲疾順逆生；地心與諸圈之心不同，而盈蝕生；其大略也。測算並用，心目兩精，循序漸進，毋有越思，斯得之矣！我生平有四件事略有所長，欲得同志切磋，學成時傳之其人。如今曆算之法，得了你，要算一個傳人了。我還有詩學、醫宗、兵法三項，俱有心得，未遇解人。將來再娶三個慧姬，每人傳與一業，每日在閨中焚香啜茗，不是論詩，就是談兵，不是講醫，就是推算，追三百之風雅，窮八門之神奇，研《素問》之精華，闡《周髀》之奧妙，則塵世之功名富貴，悉付之浮雲太虛耳！」說罷，目視璇姑。

璇姑道：「相公原來是口不應心的人。連日講說道學，累奴吊膽驚心，不知費了多少涕淚，幾乎磕破頭顱，才得改過口來，好似涓滴一般聞著酒氣便醉的量兒。那知相公口緊心寬，直想吞江吸海，只不知是那幾家子晦氣，又要擔驚受嚇，磕頭哀告，出掉無數鼻涕眼淚哩。」素臣不覺失笑道：「我尚在托之空言，你即已信為實事。倘真金谷中遍種名花，只怕你要傾倒醋瓶，淋漓不已了！」璇姑道：「奴家自身難保，還敢醋著他人。況且屏列金釵，原是讀書人應有之事。只恐奴性癡愚，不能領略曆算中精蘊，有

負相公斯許耳。」素臣甚喜，說道：「世上最難得者，是慧心解人。古人云：『得一知己，可以無憾』，何況一室之中，欲使四美俱備，此必不可得之數也。過屠門而大嚼，我之言類是耳。豈真有此奇緣，作此妄想乎？」璇姑道：「有大志者，必有奇緣。有奇才者，必有奇遇。即如未家小姐，生長大家，自然知書識字，善賦工詩，將來歸於相公，豈非傳詩高弟？素娥姐精於岐、黃之術，小姐來，自必隨膝，豈不可與言醫？所少者，談兵一人而已。小奴看來，此等機緣，在他人實屬萬難，在相公則易如反掌。」

素臣驚訝，正要查問，卻值石氏送碗箸進來，縮住了口。璇姑連忙出房拿飯，石氏道：「看見你哥哥麼？」璇姑舉目看時，見大郎坐在一條板凳上，目不轉睛的注視那壁間圈點。石氏道：「你在房裡講得密切，不好來驚動。你哥哥又像癡的一樣，從早晨直看到如今，頭也不回一回。累我一個人又要燒火，又要炒菜，七上八落的，好不吃力！方才飯好，叫他來拿，他聲也不應一聲，竟是出了神去了，你說，好笑不好笑？」璇姑道：「哥哥專心致志，所以熟聽不聞。但不吃飯，恐怕餓了，還是叫應了他，吃過了再看罷。」素臣出房，走到大郎身邊，輕撫其背曰：「劉兄何好學乃爾！」大郎正在出神，忽被素臣在背上一撫，驚得直立起來，淌出一身冷汗。看是素臣，笑道：「相公，實在有些妙處，此時圈點已兩三倍大矣。」素臣蹙然道：「我不知你如此出神，致你吃此大驚，得罪極了。你這樣專心，再沒有不成的。只怕太趕急了，神便要昏，目便要花，且吃了飯再看罷。」大郎應諾。

素臣進房，璇姑已自搬進飯來，復去拿菜。素臣遂坐下吃飯，一頭吃，一頭想著璇姑的話是何來歷。璇姑拿菜進來，看見出神光景，笑說道：「可是奴說著未小姐，又提起相公心事麼？」素臣見璇姑復作此語，更是佛然，因正色道：「我正要問你，我與未小姐分屬兄妹，何得胡言亂語！你話必有來因，快些直說我聽。」璇姑見素臣聲色俱厲，不覺害怕起來，說道：「想是奴失言字，只求相公寬容。奴見未小姐深感相公救命之恩，刻於心骨，說起水中撈救，黑夜扶持的話，深情好不纏綿。那日相公睡在床上，夢裡連連呼喚，小奴進房廝叫，猶捻住小奴之袖，連呼大妹。小姐臨別，奴在板壁後，又見相公與未小姐滿面垂淚，痛苦難分。別後，小姐又把被褥金簪，送與相公。奴家由後思前，想必未小姐知恩報恩，與相公已有終身之約，不覺一時說出，冒犯相公。」素臣歎道：「昔人瓜李之嫌，真如金玉。」因把湖內撈救驚吹，在社神廟中，驚吹願作小星，自己絕他的話，並借與耳挖簪發之故說知。又把那日夢見素娥送被褥，驚吹推美女同睡之事，也述了一遍。當將耳挖拔下，簪在璇姑髻上道：「如今可明我心跡，不是什麼表記了。」璇姑謝賜，復深深認罪道：「原來相公有這般奇夢，如今看起來，這夢明是為小奴而設了。」素臣道：「你且說來。」璇姑道：「相公持斧欲殺鬆庵，是前過之事，因緣而生。素娥姐抱褥而來，恰應未小姐送此被褥，而醒時捻住雙袖，現又與奴睡此被褥之上，豈不要算做應夢嗎？」素臣沉吟一會，道：「夢寐之事，豈可全信？」因放下一邊。

兩人吃完飯，收拾出去。素臣想起，璇姑還說素娥知醫，須再問個明白。只見璇姑笑嘻嘻的進來，說道：「我家哥哥真是用心，手裡拿著一碗飯，似吃不吃的，兩隻眼看著那圈點，像泥塑的一般，直到這會子還沒吃完飯，嫂嫂拿他碗去換熱飯，也不知道，一手叉著，還認是碗在手裡哩。」素臣道：「這也難得。你昨夜在我背上畫圈，也就是這個道理，可謂難兄難妹。你方才還說素娥知醫，從何見得？」璇姑道：「這是嫂嫂說的，和尚被小姐戳傷，疼痛呻吟，素娥姐說他曉得醫，倒管醫得好，但正要他死，那肯醫他？」素臣點點頭。璇姑見素臣情致無聊，取出《九章算法》來，請指示紕繆，以分其心。素臣道：「徑一圍三，古人止約其成數。其實則經常不足，周常有餘。常用貴乎簡便，亦當作徑一百十三，週三百五十五，方無大舛。若必求吻合，則更有密率，現載成書，將來你查閱自知。至前邊這些加減乘除之法，則係開鎖之鑰匙，入室之門徑。但不可用算盤。蓋量天測地，要算那日躔月離，法極繁重，一盤少錯，百盤皆空矣！必須用筆算之法，則落紙有跡，雖有差訛，按圖可復也。」因將筆算加、減、乘、除、平方、立方之式，各寫一紙，令璇姑學習。璇姑靈穎，加減乘除，不過一遍即會。平方、立方，少加請問，亦即通曉。到得點燈時，早已縱橫無礙，十分透徹，又把帶縱平方、立方之法，寫出幾條，講解與聽。到得夜膳上來，已俱會了。素臣滿心歡喜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講解，洒落快腸，直至酣然而罷。

次日起來，璇姑打水進房，說道：「我哥哥直到半夜方睡，說是壁間圈點，已大有五六倍了。」素臣梳洗出去，見大郎已在壁間注視，因說道：「劉兄，你用工夫，還該循序而進，總以無間斷為主，卻不可使神太疲。」大郎起身答道：「相公說得極是。昨日看到二三更天，忽覺眼光散大，景象元虛，恐怕錯走了路頭，故此歇了。以後謹依相公之言，循序而進便了。」素臣進房，又畫了幾個圖形，與璇姑講究。到得吃夜飯時，璇姑蹙著眉頭，低聲問道：「相公可能再留幾日？」素臣道：「這斷不能，明日一早即行。」璇姑不覺垂下淚來。素臣笑道：「這又奇了。我和你日子正長，豈在目前須與離別？況我早去一日，便早接你一日，快休作此悲涼之狀！」璇姑不敢再泣，拭淚道：「世情反覆，人事風波，但望相公早來收取，毋致再有變端！」素臣道：「再有何變？我到家後，稟過太夫人，即來娶你，斷無他慮！」因喚大郎進房。大郎拿著那封銀子，還沒與相公說明。「素臣道：「何妨。」令大郎將四十兩稱作一封，八兩稱作一封，說道：「這四十兩算不得聘金，你存下做本錢，隨分經營，不要開這糕店了，房屋淺窄，畢竟有許多不便。這八兩留與璇姐，買些零碎，準備著早晚來接。餘下剩的三四兩，我做盤纏罷。」在內檢出一塊，托大郎定船，把餘銀收起。復在梳台抽屜內，取出一個貼兒，說道：「這上面寫著指掌臂三處用力之訣，並袖藏十弩連珠發用法，劉兄可細心體會，自有妙處。」大郎兄妹，各自謝了，大郎收銀出房。

素臣吃完夜飯，便要安息。璇姑伏侍素臣先睡，將素臣大衣，偷出一片裡襟，將火燒損處補好，然後上床。此夜恩情，比前兩夜更自不同，覺歡情正厚，別緒旋抽，恨不得將兩個身軀，熔化作一塊，真個千般憐惜，萬種溫存。璇姑道：「奴也曾與嫂嫂同床，再不敢著肉貼皮。為何與相公同睡，就如連枝比目一般無比親呢？」素臣道：「男女之樂原生乎情，你憐我愛自覺遍體俱春。若是村夫俗子不中佳人之意，盡妻媿妾不生夫王之憐，縱夜夜于飛，止不過一霎兩雲，索然興盡。我與你俱在少年，亦非頑鈍，兩相憐愛，眷戀多情，故不意赴陽台之夢，自能生寒谷之春。況且男女之樂原只在未經交合以前，彼此情思俱濃，自有無窮樂趣。既經交合，便自闌殘。若並無十分恩愛，但貪百樣輕狂，便是浪夫淫婦，不特無所得樂，且如沉苦海矣。」璇姑道：「奴家未歷個中，不知雲雨之事，其樂何如？竊以為樂根於心，以情為樂，則慾念輕，以欲為樂，則情念亦輕。即如前日，自覺欲心稍動，便難消遣，情之一字幾撇天外。今因相公稟命之言，慾念無由而起。情念即芋綿而生。據此時看來，相公已怡然自得，小奴亦甯然如迷。挨胸貼肉幾於似片團成，交股並頭直欲如膠不解，床幃樂事，計亦無逾此者。恐兩雲巫夢，真不過畫蛇添足而已。」兩人講得投機，更加親愛。正是：

俗子但知裙裡物，佳人能解個中情。

兩人濃睡到日上三竿，方才起身。大郎已僱定船隻回來。素臣梳洗畢，收拾行李，把一條褥單，一條緞褥，留與璇姑，換了璇姑的一床布褥，道：「如此，覺你我雖離，如不離矣。」璇姑亦去尋出一條白綾汗巾，上面繡著曉日朦朧，楊柳披拂之勢，題著一行小字，曰《春風曉日圖》，係在素臣褲帶之上。垂淚道：「見巾如見奴也！」素臣安慰一番，吃了早膳，謝了石氏，起身下船。卸過行李，辭別大郎，大郎道：「小人已對家中說過，送相公到了吳江方回。」素臣也就允了。在船無事，又把用弩之法，與大郎講說。大郎心領神會，素臣更覺喜歡。行了一日一夜，舟抵烏鎮，買些飯菜，放開船頭。不料河中正撐一隻大沙飛船過來，兩船一碰，大船上人多恃強，說是碰壞了他的船頭，跳上船，把船家鎖去。素臣這船，便直橫過來。正是：

長年起平地風波，豪士證淫人瓜果。

總評：

素臣手驚，忽又詐睡；讀者不看下文，莫測其故。及看下文，卻又是極正當、極緊要的關頭，非刁頓作難，亦非拘迂可笑，此文章所由妙也。千古妙文，凡起一波，發一端，必出人意外，又入人意中。不出意外不奇，不入意中不正。不奇則無文，不正則無章。惟奇而不乖於正，乃擅文章之能事。

璇姑之好學，以背上畫圈為添毫法；大郎之好學，以背上輕撫為添毫法。難兄難妹，全副精神，俱傳寫無餘，非道子復生，何來此等妙筆！甫寫璇姑好學，即寫大郎好學，亦特犯法也。素臣雲：「你昨夜在我背上畫圈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此明說以彌其犯之

形跡，所謂細意熨貼平也。而璇姑俱用暗點，大郎俱用明點，則又特犯之秘訣。

素臣欲再娶三姬，各傳一業，而璇姑即以鸞吹、素娥當之；又明說所少者，談兵一人。此鉤聯回互、宛轉關生之妙也。手揮璇姑法，應日送素娥、湘靈、天淵。前回一夢，已並金羽攝入，此復明聯兵醫詩學。其機愈靈，其局愈緊。常山蛇陣，擊首尾應，擊尾首應，擊中則首尾俱應，特言其大略耳；實則寸寸節節，隨處皆應。吾讀此回，知之。

素娥、湘靈、天淵於素臣、璇姑問答，兩層聯絡，何獨遺卻金羽？不知素臣述夢，已連金羽影出。而沉吟一會，言夢寐之事，豈可全信；又撤去璇姑占解，暗為金羽等存疑。是於無字句處，已將金羽鉤聯回互，極宛轉關生之妙矣，豈非神化之技？